

失忆·觉醒·回归:美国少数族裔诗人的记忆之路

颜健生

(贺州学院,广西贺州 542899)

摘要:美国少数族裔诗人的成长历程有颇多相似之处,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初期的极力融入,到中期的反省抗争,再到最后回归民族文化自觉,并积极投身于世界多元文化构建。其写作经历的每一次转向无不体现少数族裔诗人对母国文化的一种沧桑记忆,以及对本民族文化身份认识的提高。研究发现,以多元文化并存著称的美国文化并非体现各种文化的兼收并蓄,主流文化统治下的少数族裔群体很难获得真正的话语权,族裔文化植入主流文化更是极其艰难,历代少数族裔诗人的不懈探索过程其实就是美国少数族裔群体在身份、地位、权利等诸多因素上获得认同并最终被主流文化所接纳,以及参与世界多元文化的构建过程。

关键词:融入;反省;记忆;美国少数族裔作家

中图分类号:I712.07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5)01-0064-09

0 引言

大体上,美国少数族裔诗人涉及非裔诗人、亚裔诗人、犹太裔诗人、墨西哥和拉丁美洲裔诗人,以及美国本土印第安裔诗人等。这些少数族裔诗人初期成长并未引起美国足够的重视,以英语文化为主流的美国文化“对美国各少数民族诗歌的态度经历了一个排斥、歧视、忽视、容纳、重视和支持的漫长的历史过程。可见,美国族裔诗歌的命运正是美国少数族裔生存状态嬗变的勾描,是他们为自由、民主和人权抗争经历的缩影”(王卓,2015:3)。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美国的主流文化是以盎格鲁-撒克逊及基督教文化为中心,主流文化在对待少数族裔文化的态度上采取了边缘化策略,意欲消解少数族裔文化的个性,贬低其文化文学价值,以至于黑人、犹太人、土著人、亚洲人等少数族裔诗人的作品长期被排斥在美国主要的诗歌史、诗歌专著和诗歌集之外。几乎和殖民者同时来到北美大陆的非裔黑人的奴隶命运,以及其他少数族裔社会边缘人的生存状态使得美国少数族裔长期处于不能发声的沉默状态,然而“为了民族文化重建,这些少数族裔诗人无一例外地力图通过作品关注自己所属群体的生存状况和发展方向,应用后现代写作风格,如杂糅、拼贴、戏谑、片段

收稿日期:2024-10-2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英国民谣与瑶族歌谣的诗学比较研究”(21XWW00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颜健生,男,贺州学院教授,硕士,主要从事英美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引用格式:颜健生.失忆·觉醒·回归:美国少数族裔诗人的记忆之路[J].外国语文,2025(1):64-72.

化、含糊、文字游戏等表达诉求,政治意图和美学探索在他们的写作中紧密交织,不可分割”(胡俊,2014:引言)。直到20世纪60年代之后,随着美国社会文化保守主义运动和黑人权利运动的兴起,美国少数族裔诗歌才获得一席之地,并开始出现在较为重要的美国诗歌史中,如杰伊·帕里尼(Jay Parini)主编的《哥伦比亚美国诗歌史》(*The Columbia history of American poetry*,1933)分专章介绍了非裔诗歌和美国土著诗歌,“20世纪80年代末埃默里·埃里奥特主编的《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1988)则介绍了非裔美国文学(Afro-American Literature)、墨西哥裔美国文学(Mexican American Literature)、亚裔美国文学(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张子清,2005:90)。总体来说,美国族裔诗人的形成和壮大经历了一个失忆—觉醒—回归的过程,他们的创作过程其实就是对本民族文化的记忆重拾和参与世界多元文化的构建过程。

1 因缺乏家园根基而失忆的少数族裔诗人

美国是世界上拥有民族最多的国家,文化自然呈现多元性。但作为主流文化的白人英语文化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导致其他少数族裔文化鲜有发声的机会,事实上在进入现代之前美国文化“大熔炉”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正如杰克·弗利所说:“做白人就意味着有占优势的行为举止,如果没有占优势的行为举止就不是白人。”(Foley,2000:35)几乎与殖民者同时到达美洲的早期非洲移民是以奴隶身份被贩卖到这块大陆上,没有了本土根基的黑人奴隶被南方白人种植园主严格控制在种植园中,属于奴隶主的私有财产,被迫从事极其繁重的体力劳动,不仅受教育的权力被剥夺,就连人身自由如婚姻和家庭也受到奴隶主的限制。在历经几代人之后,这些黑人奴隶对于自己从哪里来,属于哪个民族,以及母语是什么也都变得模糊不清,处于文化失忆状态。他们在主人的奴役和使唤下早已习惯于迎合和使用较为粗糙的英语,因此早期非裔诗人不仅用英语进行创作,并且试图通过模仿和加入基督教成分融入白人主流文化,“美国黑人诗歌是最早进入主流文学视野的少数族裔诗歌,可以说黑人诗歌是少数族裔诗歌从边缘向中心挺进的先锋队”(王卓,2015:32)。如18世纪出生的菲莉斯·惠特利堪称美国第一位黑人诗人,代表着当时美国黑人团体的普遍心声。但为了生存,惠特利却极力想要融入主流文化,她运用文化嫁接和加入基督教信仰成分手法进行写作,从而使自己的诗歌赢得了当时白人社会的首肯和接受。在《致剑桥大学》一诗中这样描述:“离开了‘故乡海岸’的讲述人祈求‘仁慈的父亲’般的上帝用他那‘仁爱之手’指引着自己‘摆脱黑暗之地’”;而在《关于从非洲被带到美洲》一诗中,“讲述人感恩上帝,这位万能的‘拯救者’把自己从‘异教的国度’带到这片沃土,这让她知道了什么是救赎”(王卓,2015:33)。正是这些带有明显基督教色彩的诗句使得很多评论家认为惠特利的诗歌中缺乏黑人特质,并开创了黑人的“自我憎恨”传统。

印第安人是北美大陆的原住民,在白人殖民者到达之前,他们已经在这块土地上生活

了数个世纪。他们崇拜土地、河流、山川,与大自然保持着一种和谐共生关系,主要以打猎和种植为生,基本保持原始部落生态风貌,人口接近1亿。但随着白人殖民地的不断扩大,印第安人的生存空间日益受到压缩,加上殖民者对印第安人采取了赶尽杀绝的“头皮悬赏”政策(一张印第安人带发头皮可换40~100英镑),以至于到1890年印第安人锐减到34万。土著印第安人没有文字系统,举行典仪、巫术时都以诵歌形式进行,古老传说也都是以歌谣形式讲述,像其他民族的歌谣一样,印第安歌谣典型的特征是口传性、程式化和大众化,因此印第安人天生就是诗人。白人殖民者的到来为他们带来了英语这种语言,但以英语记录印第安诗歌则是20世纪后的事。早期印第安诗人的创作主要描写自然,题材多是风、雨、雷、河流、天空、山川、树木、动物等这些司空见惯且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事物,并且试图将人与自然的融合来产生保护自然的多样性冲动,认识人类需要大自然,人类与有机世界之间是一种互相哺育的关系,这多少迎合了白人殖民者初到大陆时青睐这里的一草一木的心态。然而,随着殖民者对印第安人实施分化排斥和教育同化政策,原有的印第安文化变得支离破碎,此时的印第安诗人非常纠结的问题在于他们徘徊于情感与知识之间,从对原始印第安文化的继承转向了“不仅仅关注自然,同时也关注起文化、自我、自然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参与到一个地域的形成过程中,诸如风景、自然、文化和原野等概念的社会构建”(Hanna,2012:4)。后期印第安诗人的创作则进入到如何面对当代政治与民众呼声,如何处理回归自然与关注当下的两难境地,虽然仍保留了自然生态元素,但更多流露出印第安人的被驱赶、被杀戮的迁徙史和血泪史。但总体上,印第安诗人的诗歌作用在于它为自然发出声音,引起读者意识到人类与自然的分离。“自然同时也给处于裂缝中的现代人提供了另一个选择,那就是人们可以在自然中找到意义和经历顿悟。”(Byrd,2001:6)因此,对于后期印第安诗人而言,自然是以一种心态的方式存在,或者说自然是作为一个具体现象在人的内心的一种反映。

历史上的犹太民族是个流散性民族,经多次迁徙而分散在世界各地。但由于经常受到外族的压制和驱赶,饱受迁徙和迫害之苦的犹太人因此深深懂得家园的重要性。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有大量的犹太人纷纷涌入美国,并迅速参与美国的重建与发展。为了彻底融入美国社会,他们利用拥有相同的宗教信仰(信奉上帝),以及通行的教义(圣经)不断地渗透美国的各行各业,特别是《圣经》与基督教的结合使得犹太文化早已被欧美白人世界所知晓,以至于很多美国犹太人潜移默化地改变了自己的文化信仰,更多地凸显出西方化特色。至于美国犹太英语诗歌创作则是始于19世纪初期,主要诗人有佩尼娜·莫伊丝、艾达·爱萨克丝·门肯和艾玛·拉匝罗斯,后期有路易斯·朱可夫斯基、乔治·奥本、穆里尔鲁凯泽,以及后现代“垮掉派”诗人艾伦·金斯堡等,其中拉匝罗斯的诗歌所表现出的对美国的热爱和对基督教的虔诚,在某种程度上说,这都有助于主流文化对她的接受和认可。她的《新巨人》(The New Colossus,1883)一诗被镌刻在纽约港的自由女神像上,赞美女神像的

诗句成为美国鼓吹“种族融合”的良好说词:“手中欢迎全世界光临的灯塔闪亮着/她温情俯瞰以天为桥的港口与环绕它的双城……这些风浪中颠簸的无家之人/我在金时代的门口高举我的明灯。”^①

美国早期的亚洲移民境遇与其他少数族裔相比好不到哪里去,甚至更加凸显他者和边缘身份地位,西方白人对亚裔的刻板印象更是助推了种族主义者对亚裔尤其华裔的歧视态度,随意为亚裔贴上“好的亚洲人”和“坏的亚洲人”标签揭露出美国民主政治的虚伪性和双重价值标准。正是这种两难境地导致了早期亚裔诗人游离在美国主流文化之外。一方面他们与本族文化存在着不可割舍的联系;另一方面“他们的创作必然受到殖民霸权话语的限制,将其限定在‘少数族裔作家’的特殊身份之内”(王建会,2011:27)。以华裔诗人为例,早期中国移民是在鸦片战争后以劳工形式来到美国的,因此第一代华裔在美国的社会地位低下,且备受歧视,没有接受过多少正规教育,也不太可能进行诗歌创作。第二代华裔境况稍有改观,随着“唐人街”亚文化的兴起,部分接受过美国教育的华裔开始崭露头角,“据考察,最早用英语创作的华裔诗集是《宝石塔》(*A Pagoda of Jewels*, 1920),出自洛杉矶的一位中国学生(英文名 MoonKwan)之手,但那只能算是偶一为之的尝试之作”(朱徽,2006:174)。由于二代华裔大多数是在美国出生,他们对于母国文化的了解只是通过父母的讲述而得知,倒是中国诗歌英译到美国后引起了他们对祖国文化的好奇,至于努力在诗歌中将自己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连接和承继关系表现出来则是第三代、第四代华裔诗人的事了。

2 在抗争中觉醒的少数族裔诗人

早在19世纪,艾默生就提出了美国的“大熔炉”(smelting pot)概念,期望美国能像金、银混合其他金属熔化成一种新的、前所未有的昂贵合金一样,去造就一个世界上更加优越的新民族。受其影响,美国犹太作家伊斯雷尔·赞格威尔在《熔炉》(the melting pot)中强调:“美国是上帝的熔炉,在这个伟大的熔炉中,来自欧洲的各个种族得到融合和重塑!……德国人、法国人、爱尔兰人、英格兰人、犹太人和俄国人,都统统融合在一起!上帝正在造就美国人。”(王卓,2015:15)由此可见,无论是艾默生的“新民族”还是赞格威尔的“美国人”,他们的熔炉观念首先是建立在以西方文化为正统的基础之上的,所要融化的只不过是除西方文化之外的少数族裔文化,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艾默生是用金银来表征西方文化,而赞格威尔直接用德国人、法国人、爱尔兰人和英格兰人的欧洲文化来代表西方文化。如果说早期的少数族裔诗人还是尽力想融入美国主流文化,不惜改变自己的信仰和写作态度去迎合盎格鲁-撒克逊人口味的話,中期的少数族裔诗人则是在逐渐觉醒中进行了抗争,他

^① 纽约文化探微[20090221],豆瓣网 https://www.douban.com/note/301622204/?_i=3813621gB6Q30w.

们试图摆脱英语文化的影响,回归母国文化如何融入主流文化的探索过程,毕竟在种族主义盛行的时代少数族裔诗人的移民身份暴露其经常遭受歧视、压迫和排斥,特别是主流文化将黑人粗暴、犹太人吝啬、印第安人野蛮、华人呆板的印象进行刻板化描写,从而加深了少数族裔群体的对边缘化。经历了无数苦难的少数族裔诗人多么想回到自己的故土,用自己的话语去倾诉内心的创伤,而一旦他们发现因时间久远,已经与自己的母国有了一层疏离感时,他们迫切觉得有必要重整旗鼓,去发掘和弘扬本民族文化的精粹,寻求一种平等的对话方式和文化的归属感。“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美国的族裔文学首先源于一种对抗的需要,一种对抗主流文化刻板形象生产的需要,而表现在族裔作家的书写策略,则成为一种带有明显‘解构’特征的表达方式和书写方式。”(王卓,2015:9)

在经历一代诗人的努力之后,美国各少数族裔诗人开始了自己的文化转向之旅。真正意义上的非裔诗人为自己写作是始于弗兰西斯·哈珀(Frances Harper)。哈珀是“19世纪美国主要的治疗者和种族的确立者”(Painter, 2002:46),她本人积极倡导女权主义,主张诗歌创作的目的是进行社会抗争。不同于惠特莉时期的非裔美国作家只能在白人文化允许的范围内写作,哈珀显然更加关注黑人命运的多舛,并试图通过一种协商的方式与主流文化展开对话,希望美国白人能够改变对黑人的偏见,她在《番红花》(The Crocuses)中写道:她们听到南风的叹息/雨水的低语;/她们知道大地正渴望/再次目睹她们的芳容。/当雪花依旧沉睡/在沉默的草地/她们感觉到自己新的生命的悸动/在黑色的、寒冷的土地(王卓,2015:598)。诗歌所要表达的就是黑人姑娘的美丽并不亚于其他种族的女性。土生土长的美洲印第安人热爱自己的家园,这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自古以来他们就一直在叙说着自己的家园故事,但西方殖民者的到来阻断了他们的田园牧歌式生活,特别是1830年美国政府颁布的《印第安强迫迁徙法》使成千上万的印第安人失去了土地和家园,这段迁徙血泪史被铭刻在印第安诗人的记忆深处,女诗人鲁露西·塔帕豪恩真实记录下了当时印第安人的悲惨境遇:“这个地方包含着他的亲友的痛苦和呼喊,/他自己的生存的困顿的、饱受折磨的灵魂。”曾经是这块土地的主人,如今却遭受非人的待遇,于是女诗人琳达·霍根写道:“女孩,我说,/做两个国家的女人是危险的。/你已经在把你的两只手放在/两只空口袋的黑洞中。即使/你吹着口哨走着好像你不害怕/你知道敌人住在那只口袋中/而你记得如何战斗/因此你最好继续前行。”(王卓,2015:103-104)诗歌明显暗示印第安人不可能与白人和平相处。犹太人对自己的流散经历记忆犹新,第二次世界大战遭遇的种族大屠杀更像是一个噩耗,因此移居美国的犹太诗人对他们的新家颇有几分感情,总忘不了要在诗行里安排上帝的到场,以表明自己的基督徒身份,但外来者的事实改变不了其边缘化的处境,于是二代犹太诗人开始思考凸显自己的信仰和未来,希望能重建充满活力的犹太文化,正如拉匝罗斯在《新港犹太墓》中所写:“这殿堂上奉献的是怎样的祈祷文啊,/从不知人间欢乐的悲苦的心中挤出,/千年孤独的流浪,/从他们出

生地那壮美太阳升起的地方。”(王卓,2015:52)诗中阐明了犹太人无论遭受什么劫难,他们的民族信仰绝不会泯灭。华裔诗人登上美国诗坛当属20世纪末的事了,备受歧视的华裔作家在饱尝了异国他乡的流离颠簸之后开始思考自己的命运,以20世纪70年代旧金山的“天足六女”为例,“她们作为华裔美国诗人不遗余力地抵制美国社会对华人的不公、为华人的社会地位和种族身份讴歌高唱。”(王卓,2015:64)吴淑英在《黄种女人说》中写道:“我要戳穿谎言,我嘲笑那些无能之辈/为了虐待和剥削我们/口口声声叫我们/中国佬/胆小鬼/歪瓜裂枣讨厌鬼/外国佬/我要摧毁他们。”(王卓,2015:65)梁志英则在《你的同志的身体》中从伦理与审美角度揭露出移民劳工在族裔身份认同上的两难境地:“我触摸一个同志的光滑身体——/他甚至没有出生的年、月、日/而他的指尖/抵达加拿大和美国/大腿和小腿伸到了马来西亚/脚趾也碰到了泰国和越南/身子则从意大利辗转到了澳大利亚……/因为我拥有这棕色同志一样的躯体/你也是,还有你、你们也都是。/因为我们是同宗的,不是吗?”(张敬珏,2017:15)其他如陈美玲、白萱华、林小琴、杨碧芳的诗歌已经明显带有民族自觉意识,这对提升美国华裔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无疑起到一定的催化作用。

3 参与世界多元文化构建的少数族裔诗人

美国少数族裔诗人参与世界多元文化构建是以他们回归各自的民族文化自觉为主要标志的。在经历了数代诗人的不懈努力,以及从无家可归的绝望到踏上异国他乡的寻家之旅、再到重建理想家园信念的强烈召唤后,少数族裔诗人终于意识到要适应物理空间的变化,前提条件是必须要以精神空间作为支柱。因此,他们更多地将写作目光聚焦到本民族的文化之上,并努力以流散者的身份去构建与母国的一种特殊的血缘关系。“对具有流散者性质的作家而言,他们往往对故土抱着割舍不掉的情感,时常在作品中一再回首,把目光重新投向生养自己的故国大地,并试图连接与故土之间的血脉关系,找回自己的文化之根。”(王育烽,2018:101)面对20世纪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妇女解放运动、新黑人文艺复兴,以及文学解构主义、新东方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的兴起,美国少数族裔诗人觉得有责任担当起世界多元文化构建的重任,努力尝试着“打破诗歌派别与传统,描绘出当代美国诗歌中将地方再现为文化、种族、历史和文学等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诗歌蓝图”(Lynn,2004:3)。于是他们纷纷以英语语言作为媒介、以主人翁身份讲述着自己的故事,不仅丰富了美国文学,也使得美国文学朝着世界文学的方向发展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就黑人文学而言,“哈莱姆文艺复兴”将美国黑人文化从原始带入了现代,从协商转向了独立。来自非洲各地的黑人诗人汇集到哈莱姆,他们集体发声,一方面捍卫自己的种族身份,积极投身美国的文化重建;另一方面将黑人话语和黑人音乐元素加入诗歌创作中,还黑人一个真实的形象和真实的声音。兰斯顿·休斯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他在《黑人谈河》中写道:“我了解河流:/我了解像世界一样的古老的河流,/比人类血管中流动的血液

更古老的河流。/我的灵魂变得像河流一般的深邃。/晨曦中我在幼发拉底河沐浴,在刚果河畔我盖了一间茅舍,河水潺潺催我入眠。/我瞰望尼罗河,在河畔建造了金字塔。/当林肯去新奥尔良时,我听到密西西比河的歌声,我瞧见它那浑浊的胸膛/在夕阳下闪耀的金光。/我了解河流:/古老的黝黑的河流。/我的灵魂变得像河流一般深邃。”^①诗歌通过空间转换艺术将非洲黑人被贩卖到美洲的悲惨遭遇描写得淋漓尽致。托妮·莫里森的诗歌则面向世界,密切关注人在这个多元化现代世界的生存和发展主题:“我将重新努力/成为港湾,扬帆远航/吹散微风,驾驭狂风/珍惜我曾经拥有的收获/攀登更高的山峰/成为更好的山峰。”(颜健生,2020:166)其他如黑人艺术运动中涌现出一批激进的黑人诗人,他们用行动来诠释文化权利中心的解构,为世界多元文化构建立碑。索尼娅·桑切斯在《生命诗》中大声疾呼:我愿意死去。/一个甜蜜的/死亡,一个/黑人的/死亡。/进入/杀戮状态。/我的人民。/为了我的美丽的/黑色的/人民。(王卓,2015:623)

美国华裔诗人在经历了失去家园的痛苦之后开始思考关于根源与移民的问题,他们更多地在一个想象空间安顿自己的身体和灵魂,渴望获得一种“在家”的安全感,因此“移居其他国家的中国人,不管是出于思乡离愁的缘故,还是因受种族歧视使然,都牢牢坚守着故国的观念,而这些传统文化故国可能已经改变或者根本就消失了,但在海外中国人身上,这些却几乎没有改变”(张春敏,2019:217)。三代华裔诗人多是二战时期离开祖国踏上北美大陆的,虽然1943年美国撤销已经实行了60年的排华法案,使得更多居美华人的家属能够来到美国与亲人团聚,但总体上华裔的身份地位并未得到太大的改观,异国他乡的他者身份反而激起他们强烈的思乡情绪,如“因故离开故国的、辗转漂泊异乡的李立杨,一直处于颠沛流离的生活之中,这使他在情感上产生了极为强烈的流亡情绪,而这也赋予他对家国故土的想象力”(张春敏,2019:220)。在《我请我的母亲歌唱》中,李立杨写道:“我没有到过北京或颐和园,也不曾站在那只大石舫上看/骤雨掠过昆明湖面,野餐者/在草地上奔散。”^②诗人试图通过一个想象空间来建立起移民与母国之间的联系,唤起内心激荡的思乡之情。“李立杨的诗歌代表亚裔诗歌的影响力,他的诗被翻译为多种语言,被收入许多美国文学选集和教科书。作为被收录进《诺顿美国文学选集》的最年轻的诗人之一,他入选的时间甚至比汤亭亭这位最知名的当代华裔美国作家还要早。”(董晓烨,2022:59)也正是这种鲜明的民族构建意识,才使得李立杨作品被收录进1990年的拉蒙诗歌选集。而其他华裔诗人如姚强的诗歌入选美国诗丛,刘玉珍的诗集获美国国家图书奖等,他们的努力无疑为世界多元文化构建加入了中国元素。

伴随着更多的民族国家独立和觉醒,美国其他少数族裔诗人也积极地参与到世界多元文化构建中来。20世纪伊始,美国犹太人就积极参与了美国的重建工作,犹太诗人也在不

① 经典导读:第二十九期|兰斯顿|黑人谈河流,搜狐网 https://www.sohu.com/a/416675884_822344.

② 李立杨(Li Young Lee)诗选,豆瓣网 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7295638/?_i=3814092gB6Q30w.

断与主流文化的协商、磨合、融合中快速成长,他们特殊的身份使得犹太文学与英语文学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对话性、开放性和交互参照性,以至于艾伦·金斯堡发表具有垮掉派宣言性质的诗歌《嚎叫》(Howl)时,人们甚至都忘记了他是一位犹太作家。印第安诗人也渐渐走出了痛苦的回忆,他们以北美大陆原住民的身份豪情满志进行写作,纷纷出版各自的诗集,正如莫马迪《一幅慈祥的自画像》中所写:“我看到的山/就像我年轻时看到的一样。/难道不是那种更深蓝颜色的/能在晶莹剔透的天空下/闪闪发亮的那种?”(颜健生,2020:34)墨西哥裔诗人也取得了斐然的成就,他们的诗歌被广泛地收入包括《诺顿现代诗选集》中,足见其对主流文化的贡献。韩裔诗人金泳梅“将语言写作的技巧与亚裔美国人对移民、帝国主义、战争和政治等历史问题的关注结合在一起,她可能是对年轻亚裔美国作家影响最大的一个人”(郭英剑等,2018:197)。日裔诗人也加入英语诗歌的创作阵营,成为跨文化和跨国别的作家,如野口美次郎在《我像一片树叶》中发自内心的呼声:“此刻我就像一片树叶/悬在希望和绝望的中间,/颤抖着加入到/世间的想象和可怕的记忆。(颜健生,2020:34)此外,西班牙裔、乌克兰裔、波多黎各裔、印度裔诗人在这一时期也十分活跃,他们一起朝着世界多元文化构建方向挺进。

4 结语

综上所述,美国少数族裔诗人的成长与地域、文化、身份密切相关。根深蒂固的殖民意识助长了白人种族主义的发展,使得美国初期的文化体现出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绝对主导地位,少数族裔文学明显属于“弱势文学”群体,族裔诗人边缘化处境不可避免。但随着民权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和民族主权国家的纷纷独立,美国少数族裔诗人的种族构建意识明显得到加强,其与主流文化的对话、协商、融合势在必得。20世纪的现代和后现代文学写作扩大了美国少数族裔诗人的视野,他们整装上台、齐心发力,积极自信地参与到世界多元文化的构建当中。可以说,美国少数族裔诗人对世界文学的贡献功不可没。

参考文献:

- Byrd, Gregory Lee. 2001. *Desert Places: Wilderness in Modernist American Literature, 1900—1940* [M]. Greensboro: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 Hanna, William Scott. 2012. *In Search of the Self, in Search of the Land: Toward a Contemporary American Poetics of Place* [M].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 Foley Jack. 2000. Multiculturalism and the Media: a Speech Delivered in the Commonwealth Club, San Francisco, 6/28 [M]. *Powerful Western Star: Poetry & Art* (Oakland, CA: Pantograph Press).
- Lynn White Jenny. 2004. *Staking a claim: Contemporary American Poets Rework the Terrain*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of Berkeley.
- Painter, Nell Irvin. 2002. Voices of Suffrage: Sojourner Truth, France Waterkins Harper, and the Struggle for Woman Suffrage [G]//Nell Irvin Painter. *Votes for Women: the Struggle for Suffrage Revisit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imothy Yu. 2018. Asian American Poetry in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2000s[G]//郭英剑,赵明珠,冯元元.美国亚裔文学评论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董晓焯.2022.李立杨诗歌的叙事时间与时间意识[J].外国语文(1):59-66.
- 胡俊.2014.后现代政治化写作——当代美国少数族裔女作家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王建会.2011.历史记忆的书写与华裔美国自传、传记文学[J].英语研究(4):27-32.
- 王育烽.2018.山下凯伦小说的空间属性与家园意识[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
- 王卓.2015.多元文化视野中的美国族裔诗歌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颜健生.2020.现当代英语诗歌精选(英汉对照)[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 张春敏.2019.思乡、返乡与抵达:李立阳《玫瑰》中的“家园”意识[J].英美文学论丛(30):214-223.
- 张敬珏.2017.伦理与审美互彰:族裔美国作家陈美玲与梁志英作品解读[J].外国文学研究(5):9-25.
- 张子清.2005.多元文化视野下的美国少数民族诗歌及其研究[J].外国文学(6):88-98.
- 朱徽.2006.当代美国华裔英语诗人述评[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173-177.

Memory Loss, Awakening and Regression: The Track of Memory of American Minority Poets

YAN Jiansheng

Abstract: There are a lot of similarities in the growth process of American minority poets, which roughly undergoes three stages; from trying to blend in at the beginning to reflecting and fighting in the middle, and finally returning to a national culture consciousness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world multicultural construction. Every change of their writing experience embodies the ethnic minority poets' vicissitude memories to their mother culture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ir identities. Studies show that American culture, which is famous for its multicultural coexistence, does not represent an eclectic mix of cultures. Minority groups under the dominance of the mainstream culture find it difficult for them to get a real right of speech, and even harder to integrate into the mainstream culture. In fact, the unremitting exploration process of the ethnic minority poets from generations to generations is the process in which the ethnic minority groups in the United States have been recognized in identity, status, rights and many other aspects and finally accepted by the mainstream culture and they participate in the building of a multicultural world.

Key words: integration; reflection; memory; American minority writers

责任编辑:冯革